



AI时代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教育不是一个「筐」 什么都往里装

很多专家认同这个观点。在我们传统的概念当中,学校的任务基本上是传授知识,人工智能通过机器进行深度学习,这种学习过程让人工智能拥有了海量的知识库,可以替代单纯的知识传授。在前不久举办的2024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宜勇提出,人工智能技术给知识传授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未来,面对人工智能,当前学生培养方式的优劣可能会荡然无存。那么,学校还教知识吗?专家们指出,人工智能时代并不是不需要知识,而是需要何种知识及如何传授知识。有专家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要区分两个概念,知识和知识体系。“知识是客观的,而知识体系作为一种系统性的存在是有功用的,反映人类特定的目的性,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系统,把碎片化的零星知识集成提供框架,有助于获取新的知识、整合新的知识,以不断地满足改造现实世界的需要。”宜勇说,“我经常打一个比方,传授知识的过程类似于建设校园的过程。碎片的知识就像钢筋、水泥、砖头、玻璃这些建筑材料,如果没有建筑师把它们按照一定的使用功能和审美原则建构起来,这些钢筋水泥是无用的。一旦建筑师用建筑框架把它们关联起来,赋予一定的功能,就能实现这些建筑材料的价值。”

如果学校更多的是教学生大量的知识点,再记忆这些知识点,就像只教了学生“搬砖”,这显然是不够的。在宜勇看来,尤其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今天,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把这些“砖”搭建起来,也就是把知识关联起来,让学生建构起有效的知识体系。

人工智能也许会替代很多工作,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在哪个方向用力

这种挑战不仅存在于教学环节,也存在于学术研究领域。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一些工作可能被替代,这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担忧,不过,人们大多认为,更容易被替代的是那些有危险性或者重复性工作。“其实,做研究也是如此。”新加坡工程院院士颜水成在“2024通州·全球发展论坛”上说,“以前认为学术界不在工业界前面,学术界做出研究引领工业界去思考新的机会。”但现在,至少在人工智能领域,工业界做得比学术界更好了。学术界出现一个我们不愿意听到的现实,就是为了发论文而发论文。

高校等学术研究机构从来都是创新的大本营。在2024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林惠青介绍,2012年以来,中国高校向社会输送了1亿多名毕业生,在代表中国科技创新最高水平的国家三大奖中,高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超过七成、获科技进步奖近五成。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科技创新供给和人才培养结构、模式,特别是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还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林惠青说。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李立国也认为,当前我国学科专业设置与布局跟不上科学技术进步与知识生产新模式的要求,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占比偏低。学科布局跟不上产业升级的新形势。

“为了发论文而发论文”的方式显然跟不上人工智能飞速向前对人才的需求。不少专家认为,要想找到更好的人才培养路径,就要搞清楚人工智能背景下拔尖创新人才具有的特征。 “首先,要能坚持自己的研究路径,不随大流,哪怕发不了论文、拿不到经费。”仇保兴说,其次要有多学科学习经历和交叉学科知识,同时还要有寻找合适的研究环境与资源的能力,并能善于组织和培育精英研究团队,拥有强烈的使命感,能抵御商业利益和地位的诱惑。

《好东西》,到底好在哪里

邵艺辉导演电影新作《好东西》是其作品《爱情神话》的平行篇。如果说《爱情神话》旨在打破世间“神话”,那么《好东西》所强调的“好东西,就是让人开心的东西”,则是在告诉观众,每个人都要坚持自我,不要让生命困于“道理”“规则”等束缚之中。

没有“爱情”也没有“神话” 《爱情神话》和《好东西》都从爱情的出现开始,都在爱情消逝时结束。前者结尾,众人在追思老马的聚会上集体观看碟片,房间里的男男女女本指望从中看到浪漫的倾诉,却被费里尼支离破碎的情节弄得意兴阑珊。《好东西》里的一众角色在寻觅寻觅、兜兜转转之后,也没有在爱情方面取得任何进展。

同样把镜头对准现代都市女性,《好东西》和多年前的“小姐电影”有着本质区别。如果说前者是通过讲述一个皆大欢喜的浪漫故事来提供慰藉,维系和稳定主流社会的传统价值观,那么在当下,爱情显然已经不能成为解决生活难题的万能方案。这也是《好东西》《爱情神话》让观众感到亲切的原因。

要指出的是,导演邵艺辉并不“反对”爱情,正相反,其电影中的角色总是在调侃嬉笑中处理着情感关系,享受自由和主动的快感也是一种立场表达。在《好东西》中,小叶先是故意在大楼保安面前谎称自己是“后妈”,又在小胡面前谎称自己已婚且有个9岁的孩子。表面上看,这是小叶对自由个性的追求,事实上却是当代社会“神话”对都市女性的另类精神束缚——年轻人就一定要很“酷”很“洒脱”?另类精神束缚的受害者不只有女性,鼓手小马试图亲近王铁梅时,也会不自觉地学习“招数”——可谁又规定男性一定要用某种行为表现“男子气概”呢?

导演真正想表达的是:现代人需要的既不是心灵鸡汤式的“爱情”,也不是对自身做出规定性要求的各类“神话”,而是一种不受束缚的状态,是个人生活的多样性。

观影过程中,当王铁梅的前夫把“结构性问题”“你读了几本上野千鹤子”挂在嘴边,当小马在饭桌上的一本正经地说出“我们都有原罪”时,身边观众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笑声。如此轻松

的观影氛围真是久违了。同时,关于本片,社交媒体和网络论坛上确实也出现了一些负面声音。之所以会有争议,或许因为有人误解了本片的用意,这恐怕也和当下影视创作的大环境有关。随着中国正不断走向开放,各种观念、意见之间的张力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舒缓或消解,对性别话题的探讨自然也应当转向更细腻的人性化探索。

遗憾的是,部分女性题材影视作品,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仍然“刻板化”,这也间接造成了舆论场中的撕裂与对立。有的作品一边强调女性的“坚强”“独立”,一边又大肆渲染角色的颜值作用,以及在异性面前发挥的魅力攻势。

回过头来看本片,我们更能体会其可贵之处。《爱情神话》和《好东西》一样,都有一段非常出彩的“饭桌戏”。在前者中,三个女人用“剩菜”“大锅饭”等隐喻调侃与白老师的关系,颠覆性地把白老师置于欲望对象,却丝毫没有用女性魅力攻势“争宠”的意思;在后者中,是小马和前夫在饭桌上展开滑稽的“雄竞”。当他们脱口而出一个个学术名词时,就已经构成了最深刻的反讽——那些时时刻刻在表演如何“关心女性”的人,就和那些一心赚取流量和热度的影视剧一样,只是把女性当作盈利的目标和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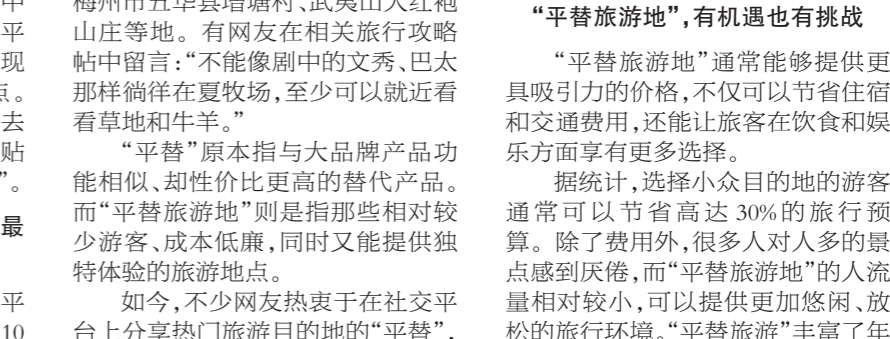
而当下女性题材影视剧的另一大误区就是将男人与女人对立起来。事实上,不仅是女性,男性也是现代商业社会中等级、拜金、消费主义的受害者。和女性一样,男性同样很容易被困在社会性的偏见里。所以导演开放、宽容的创作态度无疑值得被珍惜。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追求的生活目标都应该还是真我的“生命自由”。正如电影中的小叶虽然是个“恋爱脑”,导演却没有盲目跟随一些“大女主剧”的潮流,对其大加批判,反而肯定了她的勇敢与活力。

《好东西》的格局一点也不“小” 尽管《好东西》和《爱情神话》为导演积累了不错的口碑,但仍有些问题无法被忽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电影的格局是否“太小”?是否只是“小资情调”的又一次自娱自乐?当下,观众也更关注自我感受而非“宏大叙事”,情绪几乎成了人们感知社会与他人交流的主要内容,我们不难理解“情绪价值”为什么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之一。

但如果缺少思考的深度、细致的叙事,“情绪价值”也有可能沦为抽象的情绪宣泄。我们还是很难把自我和他人、个人和群体连接在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通过通过细致的个体叙述建立起坚实、丰满的意义感。《好东西》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蒙太奇,就是作为录音师的小叶给王铁梅的女儿王茉莉播放各种声音片段。她猜“暴风雨”,其实是妈妈煎鸡蛋的声音;她猜“沙漠”,其实是妈妈刷牙的声音;她猜“龙卷风”,其实是妈妈晾晒衣服的声音;她猜“挖掘机”,其实是妈妈收拾房间的声音……

一部文艺作品能否让观众真正聆听、注意、读懂那些可能在生活中被遗忘、忽略的声音,感受到一个又一个动人的个体故事,决定了它能否让个体和大众有效地连接。以此而言,《好东西》的格局一点也不“小”。从《爱情神话》到《好东西》,与其说导演在讲述男女情感的错位,不如说她敏锐观察到现代人在精神世界中无所凭依的无助状态。

当然,如果说《好东西》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它和《爱情神话》一样,在影片的后半段把叙事中心完全落在了同性情谊。这种做法固然讨巧、温暖,但未免失之于单薄、简单。也许,对导演的下一部作品来说,不一定非要输出那么多观点,也不一定非要讲述那么多道理,轻松、反而能为观众带来更多“好东西”。 □余小鱼



2024旅行,年轻人爱上“平替风”

今年夏天,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带火了新疆阿勒泰的旅游热度。碍于路途遥远、奔波劳顿、时间不足等因素,许多向往阿勒泰但未能成行的游客另辟蹊径,转而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平替阿勒泰”,寻找有高山草甸、森林、湖泊等相似景观及悠闲自在氛围的目的地——包括江苏启东红阳牧场、常州修心谷、上海世博文化公园、梅州市五华县增塘村、武夷山大红袍山庄等地。有网友在相关旅行攻略帖中留言:“不能像剧中的文秀、巴太那样徜徉在夏牧场,至少可以就近看看草地和牛羊。”

“平替”原本指与大品牌产品功能相似,但性价比更高的替代产品。而“平替旅游”则是同时相对较游客、成本低廉,指时又能提供独特体验的旅游地点。如今,不少网友热衷于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热门旅游目的地,“平替”从寻找国外景点的“国内版本”,到打卡网红目的地的“相似同款”“平替旅游”现象一时兴起。

性价比之高、小众、体验感佳是“平替目的地”的关键。借着热门旅游城市名头,“平替目的地”在国内遍地开花。打开社交媒体,能看到不少地方都在营销自己是最佳的“平替”选择。甚至还有人调侃道:全球有22个“冰岛”,21个在中国。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有50个城市拥有“小圣托里尼”“小京都”“小镰仓”“小瑞士”“小奈良”的称号。

据了解,“平替目的地”最早出现于在国内寻找国外知名目的地同款风景。北疆的喀纳斯一直以来的都是国人心目中的“最佳平替”,青海的东台吉乃尔湖和陕西的甘泉雨岔大峡谷,也因类似马尔代夫和美国羚羊谷的景致,成为在年轻人中走红的小众秘境。此外,年轻人身体力行地发现,崇左的山水不输桂林,茶峒可以感受到凤凰同款的边城风情,在甘南体验藏地文化和美景却不用担心高反……

“平替目的地”的兴起,折射出年轻人的新思维、新消费、新观念,以及互联网时代新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年轻人渴望打破常规、追求个性,也伴随着理性实际和多样化的需求,互联网便利又为每个地方、每个行业提供了多元、丰富的信息和机会。 □六月